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八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二十七

南史三十八

沈慶之孫昭畧 子文季 弟子文秀

從子攸之 弟見 攸之從孫僧昭

宗慤從子夬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亂使其衆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

聞荒擾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四十
未知名兄敞之為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
功遂即真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命子竟陵
太守伯符板為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為寇慶之為
設規畧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稱永初二年慶之
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侵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白
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帝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
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曰卿在省年月

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被收之夕帝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韎縛袴入帝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産卒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為建威將軍率衆助脩之脩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後為孝武撫軍中兵參軍孝武以本號為雍州隨府西

上征蠻寇屢有功

宋書曰蠻寇大燬水陸梗碍世祖停大堤不得進分軍遣慶之掩擊大破之降者二萬口世祖至鎮驛道蠻又反慶之又討之獲七萬餘口鄖山蠻最强復剪定之擒三萬餘口

還都復為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雍州蠻又為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與誕入沔及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

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

宋書曰前後伐蠻皆山下安營迫之故蠻得據山下矢石師屢無功慶之會諸軍於茹坵山下謂衆曰今若緣山列旆攻之則士馬必損去年蠻田大稔積穀重巖未有饑弊卒難據剪今命諸軍營於山上出其不意諸蠻必恐恐而乘之可不戰獲也於是斬山開道不與蠻戰鼓譟上山先據險要諸蠻鎮懼因而圍之莫不奔潰自冬至春因粮蠻穀

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懼曰蒼頭公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衆又討犬羊諸山蠻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慶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焚營火至輒以池水灌滅之蠻被圍守日久並飢乏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並移都下為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帝

將北侵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為日已久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反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帝曰王師再屈別有所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大泛舟濟河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間攻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固陳不可時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帝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

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帝大笑及軍行慶之副玄謨玄謨進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碻磝仍領斌輔國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斌遣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

宋書載慶之言曰玄謨兵疲衆老寇㓂已逼各軍營萬人乃可進耳

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斌將斬之慶之諫乃

止

宋書曰帝後問其故慶之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自歸而死將至逃散且大兵至未宜自弱

蕭斌以前驅敗績欲絕死固碻磝慶之以爲不可

宋書載慶之言曰夫深入寇境規求所欲退敗如此何可久住今青冀虛弱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淸東非國家有也碻磝孤絕復作朱脩之滑臺耳

會制使至不許退諸將並謂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

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若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自以退敗求戍碻磝斌乃還歷城申坦垣護之共據清口慶之奔驛馳歸

宋書曰虜主至卯山江夏王義恭遣慶之率兵三千往拒慶之以虜衆强往必見擒不肯行

二十九年帝聞魏太武帝殂師復行慶之固諫不從以

立議不同不使北出

宋書索虜傳曰時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河南阻飢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臣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

河南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寔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並催促裴東伏聽勅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後果敗

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臣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誑動羣蠻自淮汝閒至江沔咸罹其患乃遣慶之督諸將討之制江豫荆雍并遣軍受慶之節度三十年孝武

出次五洲揔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畧會孝武典籤董元嗣自建鄴還陳元凶劭弑逆孝武遣慶之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並易與耳

宋書又曰東宮同惡不過三千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力

令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時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求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凶手

書呈之孝武泣求入內與母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
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疑之深孝武
起再拜曰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內外處分府
主簿顏竣聞慶之至馳入見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
舉而劭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
脣齒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
皆參預此禍至矣宜斬以徇衆孝武曰竣何不拜謝竣
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於是處分旬日內外

整辦時皆謂神兵士民欣悅衆軍既集假慶之為武昌內史領府司馬孝武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並勸即大位不許元凶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之孝武踐祚以慶之為領軍將軍尋出為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鎮盱眙封南昌縣公孝建元年魯爽反遣慶之與薛安都等往討之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固辭改封始興郡公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以為侍

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至稽顙自陳言
輙泣涕帝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
斛二衛史五十人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叛
復以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南兖州
刺史加都督率衆討之誕遣客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
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
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為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
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塞壍造攻道立行

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帝使御史中丞庾
薇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制無所問誕餉慶之食提挈
者百餘人慶之不開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之
為送慶之曰我奉制討汝不得為汝送表每攻城慶之
輒身先士卒帝戒之曰卿為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須
身受矢石邪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

愚按誕於孝武有功激之反者孝武也慶之既為故
吏當勸其束身歸罪以聽斧鉞不則如奮揚縱太子

建任其北奔亦豪傑所為屠城斬誕并害其子酷忍

乃爾宜其不免非命也

進慶之司空又固讓爵於是與柳元景並依晉密陵侯

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郵

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初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甚惡其

鄙時有善占夢者解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

故答云鹵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故謂後帝也知君富貴

不在今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登三事四年西陽

五水壘復爲冦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平之獲生口數萬人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携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閈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與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産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封優近求改南海郡不許妓妾十數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自非朝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

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鏤几筯及杅杓帝以賜慶之曰卿辛勤匪殊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為先帝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輙恨不識字帝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帝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遇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帝甚悅衆坐並稱其辭意之美孝武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俱受顧命遺制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慶前廢帝

即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必乘豬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之及賜几杖並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

損抑老子八十之年見成敗已多諸君悾此車服何為於是捶杖而耘不為之顧元景等徹侍褰裳從之乃相對為歡慶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諸沈為刼首者數十人吏民患之慶之詭置酒大會一時殺之於是合境肅清人皆喜悅廢帝狂悖無道衆勸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為侍中太尉及義陽王昶叛慶之從

帝渡江摠統衆軍

宋書曰少子文耀年十餘善騎射帝愛之封永陽縣侯

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悅及誅何邁慮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閉清溪諸橋絕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忌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死時年八十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匹八十尺也足度

無盈餘矣及死贈賻甚厚追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
轀輬車前後羽葆鼓吹謚忠武未及葬帝欣明帝即位
追贈侍中司空謚曰襄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慶之
羣從姻戚由慶之在列位者數十人長子文叔位侍中
慶之之死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掩殺之文叔密取藥藏
録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
奔亡觸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位
秘書郎聞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縊元徽元年復先封

時改始興為廣興

宋書曰慶之從弟法系亦有將用世祖討逆劭以為寧朔將軍居東營東營據岡法系塹外樹悉伐之令倒劭來攻緣樹以進彭排多閫隙選善射手的發無不中死者交横世祖遣鄧琬圍蕭簡於廣州惟治一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不從法系曰更相申五十日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即拔斬簡廣州平封庫藏付琬而還

昭明子鑿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昭明弟昭畧字茂隆性狂儁不事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携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邪何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昇明末為相國西曹掾齊高賞之及即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畧何職處之儉以擬前軍將軍帝不欲遷可其奏累遷侍中王晏常戲昭畧曰賢叔可謂吳

興僕射昭略曰家叔晚登僕射猶賢於尊君以卿為初蔭東昏永元中與叔父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投其面曰使為破面鬼

史糾曰徐孝嗣傳又不然孝嗣謂昭略曰始安王事吾欲以門應之賢叔不同由此言之不容有擲甌事矣何二傳乖剌乃爾

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侯

泰初答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答之邪昭畧弟昭光聞收兵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能捨母入執母手悲泣遂見殺時昭明子曇亮已得逃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用生何為又絕吭而死時人歎其累世孝義中興元年贈昭畧太常昭光廷尉文季字仲達文叔弟以寬雅正直見知尤善塞及彈棊在宋位中書郎父慶之遇害諸子見收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

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明帝立為黃門郎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為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為南徐州帝就褚淵求幹事人為上佐淵舉文季轉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堯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省墓展哀元徽初自秘書監出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嘗對飲竟日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新安

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怨親黨無收火君子以文
季能報先恥
愚按是舉也誅其弟以復仇足矣并及宗族未免太
濫
齊國建為侍中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文
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時貴望頗以門戶
裁之文季不為屈武帝在東宮宴朝臣於玄圃文季數
舉酒勸淵淵甚不平啓武帝曰沈文季謂淵經為其郡

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主不識枌榆遂言及魏軍動事淵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啓武帝曰褚淵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死日何面目見宋明帝帝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嶷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並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王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色終曲而止

永明中累遷領軍將軍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武帝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當世善其對明帝輔政欲以文季為江州遣左右單景儁宣旨文季陳讓稱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景儁還具言之延興元年以為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事尚書令王晏嘗戲文季為吳興僕射文季答曰琅琊執法似不出卿門建武二年魏軍南伐帝以為憂制文季鎮壽春文季入城門嚴加

備守魏軍尋退民無所損東昏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始安王遥光反其夜遣于宅掩取文季欲以為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文季論時事文季輙引以佗辭終不得及

觀此則廢昏立明孝嗣有心矣但文季故作不解耳

昭畧何舍文季而反罵孝嗣史之舛錯乃爾

事寧加鎮軍將軍署府史文季以時方昏亂託老疾不

豫朝機兄子昭畧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免得乎文季笑而不答未幾見害先被召便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賜死華林省年五十八朝野冤之中興中年贈司空謚忠憲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也父邵之南中郎行參軍文季宋前廢帝時累遷青州刺史將之鎮部曲出次白下文秀說慶之以帝狂悖禍在難測欲因此衆力圖之慶之不從

宋書載文秀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土崩將至而一門

受其寵任皆謂與之同心且此人性情無常猜忌特甚將來之禍難測今因此衆力圖之易於反掌千載一時萬不可失慶之不從文秀固請言輙流涕終不回

及行慶之果見殺又遣直閣江方興領兵殺文秀未至而明帝已定亂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文秀與徐州剌史薛安都並同子勛

一宋書曰晉安王子勛據尋陽文秀初遣劉彌之等三

軍赴建康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已同子勛報文秀以四方齊舉文秀即令彌之等回應安都彌之等尋歸朝廷彌之青州强姓諸宗從相率奔北海據城拒文秀諸太守王玄默據琅琊王玄邈據盤陽劉乘民據臨濟並起義文秀攻陷北海乘民從弟伯宗率兵復之因率所領向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敗被創弟天愛扶持將去伯宗曰丈夫當死戰場以身狥國安能歸死兒女手中耶弟可速去無為兩亡乃見殺太

宗遣軍伐文秀輙為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若十餘
尋陽平定明帝遣其帝召之便歸命請罪即安本任四
年封新城縣侯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子
勛文秀遣信引魏魏遣慕容白曜援之及至文秀已受
朝命
宋書曰文秀乘虜無備縱兵掩擊殺傷甚多虜乃進
軍圍城文秀善於撫御將士咸為盡力每與虜戰輙
破之掩擊營砦往無不捷然虜圍積久朝廷所遣救

兵並不敢進乃命其弟文静為輔國將軍由海道救青州保東萊不其城為㓂所遏不得進巳城復破陷文静見殺文秀勢益孤

文秀善於撫御被魏圍三載無叛者五年為魏所克終於北從兄子攸之見忠義攸之從孫僧昭别名法郎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黄金衣褐熊於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為太山録事幽司中有所收録必僧昭署名中年為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為

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使至復謂人曰吾昔為幽司所使實為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黄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敎分判如此及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內喪亂生靈十不一存乃苦求東歸既不獲許及亂百

口皆殲僧昭位廷尉卿太清三年卒

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叔父炳

南史作少文亦避唐祖諱

高尚不仕慤年少問其所志慤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

浪炳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户兄泌娶妻始入門夜

被刼慤年十四挺身與刼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

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為業炳既高節諸子羣從

皆愛墳典而慤任氣好武不為鄉曲所知江夏王義恭

為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慤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為征北府主簿與慤同住綺妾與給吏牛泰私通綺入直而泰潛至慤知之入殺泰然後白綺義恭壯其意不罪也

宋書義恭作綺不罪作不責當從本史

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願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振武將軍為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為賊所敗又遣慤慤分軍數道偃旗潛進

討破之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亂遂克林邑收其珍異皆未名之寶餘雜物不可稱計慤一毫無犯唯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三十年孝武伐逆以慤為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事平功次柳元景及即位以為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侯服玉食與賓

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為慤設粟飯菜葅謂客曰宗軍人
慣噉麤食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為慤長史帶
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為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
據廣陵起兵慤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帝停車
慰勉慤聳躍數十左右顧盼帝壯之及行隷車騎大將
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及慤至躍馬繞城
呼曰我宗慤也事平入為左衛將軍五年從獵墮馬足
折不堪朝直以為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有加牛堪進

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先職廢帝即位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謚肅侯配食孝武廟庭子羅雲嗣慈從子夬字明揚祖炳名列隱逸傳父繁西中郎諮議參軍夬少勤學有局幹仕齊為驃騎行參軍時竟陵王子良集學士於西邸並見圖畫夬亦預焉齊鬱林為南郡王居西州使夬管書記以筆札貞正見許故任焉時與魏和通敕夬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及文惠太子薨王為皇太孫夬仍

管書記太孫即位多失德夬頗自踈得為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鬱林遇弒舊寵多被其災唯夬與傅昭以清正免齊明帝以為郢州中從事因父老去官南康王寶融為荆州刺史引為别駕梁武起兵遷西中郎諮議時西土位望唯夬與同郡樂藹劉坦為州人推服故領軍蕭穎冑深相委伏梁受禪歷太子右衛率五兵尚書參掌大選天監三年卒

論曰沈慶之以武毅之姿屬殷憂之日驅馳戎旅所在

見推其戡難定功亦宋之方邵及勤王之業克舉台鼎之位已隆年致懸車官成名立而卒至顛覆倚伏豈易知也諸子才氣並有高風將門有將斯言得矣宗慤氣槩風雲竟成其志夬蹈履清正用升顯級亦各志能之士也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九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二十八

南史三十九

柳元景　元景弟子世隆　世隆子惔　惔弟惲　惲子偃　偃子盼　惲弟憕　憕弟忱　世隆從弟慶遠　慶遠子津　津子仲禮　敬禮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曾祖卓自本郡遷襄陽祖恬父憑三世皆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

寡言語有器質荆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會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復召之道產謂曰久視相屈今貴王相名有乖初意以為惘惘服闋累遷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文帝又見而嘉之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教化遠蠻歸懷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卒群蠻大為冦暴孝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乃以為武威將軍隨郡太守

及至廣設方畧

宋書曰蠻斷驛道會來攻郡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為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中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

斬獲數百郡境肅然隨王誕鎮襄陽元景從為後軍中兵叅軍及朝廷大舉北侵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尹顯祖出貲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出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軍帥後軍外兵

參軍龐季明三秦冠族

宋書曰年已七十三

求入長安招懷關陜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

宋書曰時元景猶未發龐法起率魯方平薛安都諸軍前入自修陽亭出熊耳山季明進達高門木城復還盧氏據險自固頃之招盧氏少年進入宜陽苟公谷以扇動義心

元景率軍繼進

宋書曰法起等入盧氏度鐵嶺山次開方口李明與

法起相會元景大軍次臼口

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爲諸軍聲

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曠日相持乃束馬懸車引軍上

百丈崖出温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去弘

農城五里

宋書曰諸軍造攻具進兵城下偽弘農太守李初古

拔嬰城自固法起安都方平諸軍鼓譟陵城季明趙難率義徒相繼而進衝車四臨數道俱攻士皆殊死戰弘農人在城内若三千餘人於北樓豎白旛或射無金箭安都軍副譚金等先登遂克之生擒守丞百姓安堵

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諸軍向陜

宋書曰宜陽人劉寛糾義徒二千共攻金門塢屠之

殺戍主李買得買得勇冠戎類為永昌拓抜仁王長

史仁聞其死若失左右手

十一月元景率衆至弘農營於閺方口仍以元景為弘

農太守初安都留住弘農而諸軍已進陜元景既到謂

安都曰鄉無坐守空城而令龎公孤軍孤入宜急進軍

衆軍並造陜下列營逼之大造攻具魏城臨河為固恃

險自守李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

宋書曰㓙洛州刺史張是提率衆二萬度崤來救

安都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待之

宋書曰季明率高明宜陽義兵當南門而陣趙難領盧氏樂從少年與季明犄角

魏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軍鼓譟俱前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惟著絳衲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入敵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魏夾射不能中如是者

數四每入衆無不披靡

宋書曰元景命將魯元保守函谷關敵衆既盛元保率所部作函箱陣多列旌旗據險而還會安都諸軍與鹵交戰鹵見元保軍從山下以為元景大衆至於奔退

魏軍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諸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租并上驢馬為糧運計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赴陝急卷甲兼行一宿至詰朝魏軍

又出列陣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諸義軍並於城西南列陣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安都曰卿言是遂合戰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戰至日晏魏軍大潰斬張是連提

魏書島夷傳作洛州刺史張提又內入諸姓有是連

氏二書所稱不知何據

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為不可乃盡釋遣之皆稱萬歲而去

宋書曰圍兵面縛者多河内人元景詰其為虜盡力故皆曰虜法後出赤祑以騎蹴步未戰先死此將軍親見非敢背華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北指曰今王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悉釋而遣之家在關裏者符守關諸軍聽出皆稱萬歲法起率衆次於潼關先是

建義將軍華山太守劉槐糾合義兵攻拔關城力少不固頃之又集衆應王師至是亦至虜關城戍主婁須望旗奔潰法起與槐據潼關虜蒲城鎮將何難恐向長安率衆欲濟河以截軍後法起回軍臨河縱兵射之虜退散關中諸義從並鋒起四山羌胡皆請奮

時北畧將軍王玄謨等敗退魏軍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獨進令班師

魏書島夷傳曰秦州刺史杜道生至閿鄉元景退走

此魏書諱辭　愚按宋為魏敗則碻磝難守應退魏為宋敗則長安可圖應進乃沈慶之能矯文帝詔以退而柳元景不能矯文帝詔以進何也夫當魏太武敗王玄謨軍進抵瓜步宋岌岌矣魏入宋腹宋衝魏脇惟元景攻陜一旅差强人意耳且斬將擒守潼關破而長安取如迎刃解奈何因魏師深入遽詔元景還師嗟乎彼岳忠武唾手燕雲以十二金字牌還師者豈千古孤恨哉此恨先之矣

諸軍乃自狐闗度白楊嶺出長洲安都斷後宋越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季明亦從胡谷南歸並有功而入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

宋書曰除元景寧朔將軍京兆廣平二郡太守龎季明定蠻長

時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爽退乃還再出北侵威信著於境外孝武入討元凶劭以為諮議參軍配萬人為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

宋書載元景與朝士書曰逼凶人肆逆民神崩憤若無天地南中郎親率義師剪討元惡元景不武忝任行間勢乘上流衆熏百倍諸賢奕世忠義身爲國良皆受遇先朝荷榮日久而拘迫寇庭莫由申効想聞今問悲慶兼常大行廟道廓清惟始企遲面對展雪哀情

時義軍舟乘小陋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至新亭依山建壘柵東西據險令軍中曰

宋書曰時歸順來奔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當倚我不可勝豈幸寇不攻哉元景營壘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兒勸劭出戰不從經日乃出陸軍劭自登朱雀門督戰遂薄元景壘劭以元景壘塹未立可平地決戰既至柴栅已堅倉卒無攻具便使肉薄攻之元景因令軍中云

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

音

宋書曰劭步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騎將常伯與等及其士卒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强麾下勇士悉遣出戰左右惟留數人宣傳

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奔之賊衆大潰劭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劭僅以身免

宋書曰其所殺傷過於前戰劭手斬退者不能禁奔還宮僅以身免陳猶未散元景復出薄之乃走競投

死馬潤潤為之滿
帝至新亭即位以元景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雍梁
南北秦四州荆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始帝在巴口問
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質起
義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率
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孝武語其使曰臧冠軍當
是未知殿下舉義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
及元景為雍州質慮為荆州後患稱爪牙不宜遠出帝

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為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封曲江縣公𦔳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將軍假節置佐復以為領南蠻校尉雍州剌史加都督臧質義宣並反玄謨南據梁山垣護之薛安都度據歷陽元景出屯採石玄謨求益兵帝使元景進屯姑熟

宋書曰質攻陷玄謨西壘玄謨以強弱不敵遣垣護之告元景協力元景曰師有常刑不可先退今當卷

甲赴之護之曰逆徒皆云南州三萬人而麾下裁十
分之一若往造城虛實立見則賊氣成矣元景納其
言
元景悉遣精兵助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
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都下兵悉至由是克捷與沈
慶之俱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讓開府復為領軍
太子詹事加侍中屢進封巴東郡公又命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正如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

俱依晉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故事六年進司空侍中中書令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南兗州刺史留衛都下孝武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加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劍二十人固辭班劍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頗有羇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為戲之曰人生免饑寒幸甚豈望富

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元景起自將率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勲要多事產業惟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利邪以錢乞守園人

孝武嚴暴異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相往來帝崩義恭元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飲以夜繼晝

前廢帝少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戴法與後悖情轉露義
恭元景憂懼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日夕聚謀持
疑未決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稱詔召元景左
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
逢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率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
元景苦禁之及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長
子慶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孝武使元景送還襄陽於
道賜死次子嗣宗等八人並遇禍元景六弟及子侄在

都下襄陽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及嗣宗子謩之並在孕獲全明帝即位贈太尉給班劒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忠烈元景從祖弟光世留鄉里仕魏為河北太守封西陵男與司徒崔浩親

宋書所載光世南奔始末已註崔浩傳不再註

浩被誅先世南奔明帝時位右衛將軍順陽太守子欣慰謀反先世賜死世隆字彥緒元景弟子也父叔宗位建威參軍事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與衆同雖門勢子

弟獨修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折節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溫潤元景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為西陽王子尚撫軍法曹參軍出為虎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號為隨郡今復授世隆使鄉門世不乏公元景為前廢帝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太始初四方兵起世隆於上庸起兵應宋明帝為孔道存所敗衆散逃隱道存購之甚急軍人有貌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

閤並繫襄陽獄道存以所送首示之母見首悲情小歇而妻閤號叫方甚竊謂郭曰今見不悲為人所覺唯當大慟以滅之世隆竟免後為太子沈馬與張緒王延之沈琰為君子交累遷晉熙王昶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齊武為長史與世隆相遇甚謹齊高之謀度廣陵也令齊武率衆同會都下世隆與長流參軍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為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齊武將下都劉懷珍白齊高曰夏口是兵

衝要地宜得其人齊高納之與齊武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齊武乃舉自代轉為武陵王贊前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昇明元年冬攸之兵動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等以三萬人為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禳兵等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州坐胡床以望其軍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攸之將去

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初齊武將下與世隆别曰攸之一旦為變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為其内我為其外乃無憂耳至是齊武遣軍主桓敬陳胤叔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待攸之疲攸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入郢城通援軍消息内外並喜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黄回軍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羌胡伎泝流而進攸之素失民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此稍多

攸之大怒

南齊書曰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去若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共着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不以為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令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軍

於是一人叛遣十人追並去不返劉禳兵射書與世隆請降開門納之攸之怒銜鬚咀之收禳兵兄子天賜女

瑨張平虜斬之單旅大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驎緣道追之攸之已遇害徵為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出為吳郡太守居母憂寒不衣絮齋高踐祚起為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進爵為公帝手詔司徒褚淵甚傷美之

宋書載手詔曰向見世隆毀瘠過甚殆欲不復可識使人惻然實國寶也

淵曰世隆事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勵風俗建元二年授右僕射不

拜性愛涉獵啟高帝借秘閣書帝給二千卷三年出為
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武帝即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
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
三年坵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
高齒屐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
見吾不見也遷護軍而衛軍王儉脩下官敬甚謹世隆
止之儉曰將軍雖存私眷如王典何其見重如此性清
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

邪答曰一身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光祿大夫韋祖征州里宿德世隆雖已貴重每為之拜人或勸祖征止之答曰司馬公所為為後生楷法吾豈能止哉後授尚書左僕射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揔督伐蠻衆軍仍為湘州刺史加都督至鎮以方畧討平之在州立邸興生為御史中丞庾杲之所奏詔不問復入為尚書左僕射不拜乃轉尚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瑣為

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拜左光祿大夫侍中永明九年卒詔給東園秘器贈司空班劒二十人謚忠孝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工圖墓正取其坐處所著龜經秘要二卷行於世長子悅少有清致位中書郎早卒世隆次子惔字文通好學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

儉爲尚書左僕射嘗造世隆宅世隆謂爲詣己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悅及悏遺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嘗豫齊武烽火樓宴帝善其詩謂豫章王嶷曰悏非徒風韻清爽亦屬文遒麗後爲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爲荆州悏隨之鎮子響昵近小人悏知將爲禍稱疾還都及難作以免建武末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梁武起兵悏舉漢中以應及受命爲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初帝鎮襄陽

悏祖道帝解茅土玉環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曰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斁帝因勸之酒悏時未卒爵帝曰吾常比卿劉越石近辭卮酒邪嘗因宴為詩貽悏曰爾實冠群后惟余實念功又嘗謂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朕已赦其諸子何如悏曰罰不及嗣賞延於後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為知言尋遷尚書左僕射年六十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穆悏度量寛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慍甚

重其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伎精麗畧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為惔妻所賞敬稷每詣惔必先問夫人惔每欲見伎恒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伎然後出惔因得留目惔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昭襲弟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牘與陳郡謝瀹隣居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為儀表初宋時有嵇元榮羊蓋者並善琴謂傳戴安道法惲從之學特窮其妙齊竟陵王子良聞之引為法曹行參軍唯與王暕陸杲善每嘆

曰暕雖名家猶恐累我也雅被子良賞押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惲惲彈為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稱奇亦可追縱古烈為太子洗馬父憂去官著述先頌申其罔極之心文甚哀麗後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還除驃騎從事中郎梁武至建鄴惲候謁石頭以為征東府司馬上牋請城平日先收圖籍及遵漢高寬大之義梁武從之從為相國右

司馬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惲立性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為詩云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琊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帝與宴必詔惲賦詩嘗和帝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彫輦逐風游深見賞美當時咸共稱傳歷秘書監再為吳興太守為政清靜民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父老千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卒惲父世隆彈琴為士流第一惲

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筯扣之惲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始此惲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流齊竟陵王子良嘗宿晏明旦將朝見惲投壺梟不絕停輦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帝復使爲之賜絹二十疋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濶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武帝好奕棊使惲品定棊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爲棊品三

卷惲為第二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惲著十杖龜經性好醫術盡其精妙少子偃字彥游年十二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詔尚皇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位鄱陽内史卒惲弟憕字文深少有大意好玄言通老易梁武舉兵至姑熟憕與兄惲及諸友朋於小郊候接時道路猶梗憕與諸人同憩逆旅食訖俱去行里餘憕曰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若復有追堪憩此客命左右扶送
旅舍以絕後追當時服其善斷歷給事黄門侍郎與琅
邪王峻齊名俱為中庶子時號為方正後為鎮北始興
王憺長史王移鎮益州復請憕帝曰柳憕風標才氣恐
不能久為少王臣王祈請數四不得已以為鎮西長史
蜀郡太守在蜀廉恪為政益部懷之憕弟忱字文若年
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並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
毀聞仕齊為西中郎主簿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

荆州襲梁武於雍州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定召忱及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及闡文並勸同梁武

梁書載忱言曰朝廷狂悖日恣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竟為羣邪所陷若使彼凶心已逞豈知使君不踵及且雍州士鋭粮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擬若破山陽荆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

可

頴胄從之以忱爲寧朔將軍累遷侍中郢州平頴胄議遷都夏口忱以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人心不從俄巴東兵至峽口遷都議乃息論者以爲見機及梁受命歷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卒謚曰穆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唯第二兄惔第三兄惲第四兄憕及忱三兩年間四人迭爲侍中復居方伯當世罕比慶遠字文和元景弟子也父叔珍義陽内史慶遠仕齊爲魏興太守郡遭暴水人欲移於杞城慶遠曰吾聞江河長不

過三日命築土而已俄水退民皆服之後為襄陽令梁武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惲求州綱紀惲言慶遠梁武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若耳因辟為别駕慶遠謂所親曰天下方亂英雄必起庇民定霸者其吾君乎因盡誠協賛及起兵慶遠常居帷幄為謀主從軍東下身先士卒梁武行營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平為侍中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内常夜火衆並驚懼梁武時居宫中悉斂諸門鑰問柳侍中

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霸府建為從事中郎
及受禪封重安侯位散騎常侍出為雍州刺史加都督
帝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憂矣始帝為
雍州慶遠為別駕謂曰昔羊公語劉弘卿後當居吾處
今相觀亦復如是曾未十年而慶遠督府人謂踰於魏
詠之累遷侍中出為雍州刺史慶遠重為本州頗屬清
節士庶懷之卒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惠喪還都帝
親出臨之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

尉以禰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禰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子津字元舉雖乏風華性甚強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侯景圍城帝急召津問策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可平太清三年城陷卒子仲禮勇有兼人少有膽氣身長八尺眉目疎朗初簡文為雍州刺史津為長史及簡文入居儲宮津亦得侍從仲禮留在襄陽馬仗軍

人悉付之撫循故舊甚得衆和起家著作佐郎中大通中西魏將賀拔勝來逼樊鄧仲禮出擊破之除黄門郎稍遷司州刺史武帝思見其面令畫工圖之初侯景潛圖反噬仲禮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野便望其至兼蓄雍司精卒與諸藩赴援見推揔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謂當世英雄諸將莫己若也韋粲見攻仲禮方食投箸被練馳之騎能屬者七十比至粲已敗仲禮因與景戰於青塘大

敗之景與仲禮交戰各不相知仲禮矟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再斫仲禮中肩馬陷於淖賊聚矟刺之騎將郭山石救免自此壯氣外衰不復言戰神情慠狠凌蔑將帥邵陵王綸亦鞭策軍門每日必至累刻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綸既怨歎怨隙遂成而仲禮常置酒高會日作優倡毒掠百姓汙辱妃主父津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後謂汝為何仲禮聞之言笑自若晚又與臨城公大連不協景嘗登朱雀

樓與語遺以金鏁是後閉營不戰衆軍日固請皆悉拒焉南安侯駿謂曰城急如此都督不復處分如不守何面見天下義士仲禮無以應

三國典畧載仲禮族兄暉謂仲禮曰天下事勢如此何不自取富貴仲禮曰若為取之暉曰正當堅壁不戰使賊平臺城因天子徐而縱之既破景後復挾天子令諸侯仲禮從之恐亦疾甚之辭

及臺城陷侯景矯詔使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諸軍

仲禮召諸將軍會議邵陵王以下畢集王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時湘東王繹遣王琳送米二十萬石饋軍至姑熟聞臺城陷沉米於江而退仲禮及弟敬禮羊鵾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賊時城雖淪陷援軍甚衆軍士咸欲盡力及聞降莫不歎憤論者以為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禮仲禮等入城並先拜景而後

見帝帝不與言

資治通鑑曰又見其父津津慟哭曰汝非吾子何勞相見

既而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仲禮僧辯西上各復本位餞於後渚景執仲禮手曰天下事在將軍耳郢州巴西並以相付及至江陵會岳陽王詧南逼湘東王繹以仲禮為雍州刺史襲襄陽仲禮方觀成敗未發及南陽圍急杜岸請救仲禮乃以別將夏侯强為司州刺史守

義陽自帥衆如安陸使司馬康昭如竟陵討孫暠暠執魏戍人降仲禮命其將王叔孫為竟陵太守副軍馬岫為安陸太守置琴安陸而以輕兵師於漴頭將侵襄陽詧告急於魏魏遣大將楊忠援之仲禮與戰於漴頭大敗幷弟子禮沒於魏魏相宇文泰待仲禮以客禮西魏於是盡得漢東

論曰柳元景行己所資豈徒武毅當朝任職實兼雅道弈至獲族遭逢亦有命乎世隆文武器業殆人望也諸

子門素所傳俱云克搆仲禮始終之際其不副何哉豈
應天方喪梁不然何斯人而有斯迹也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九